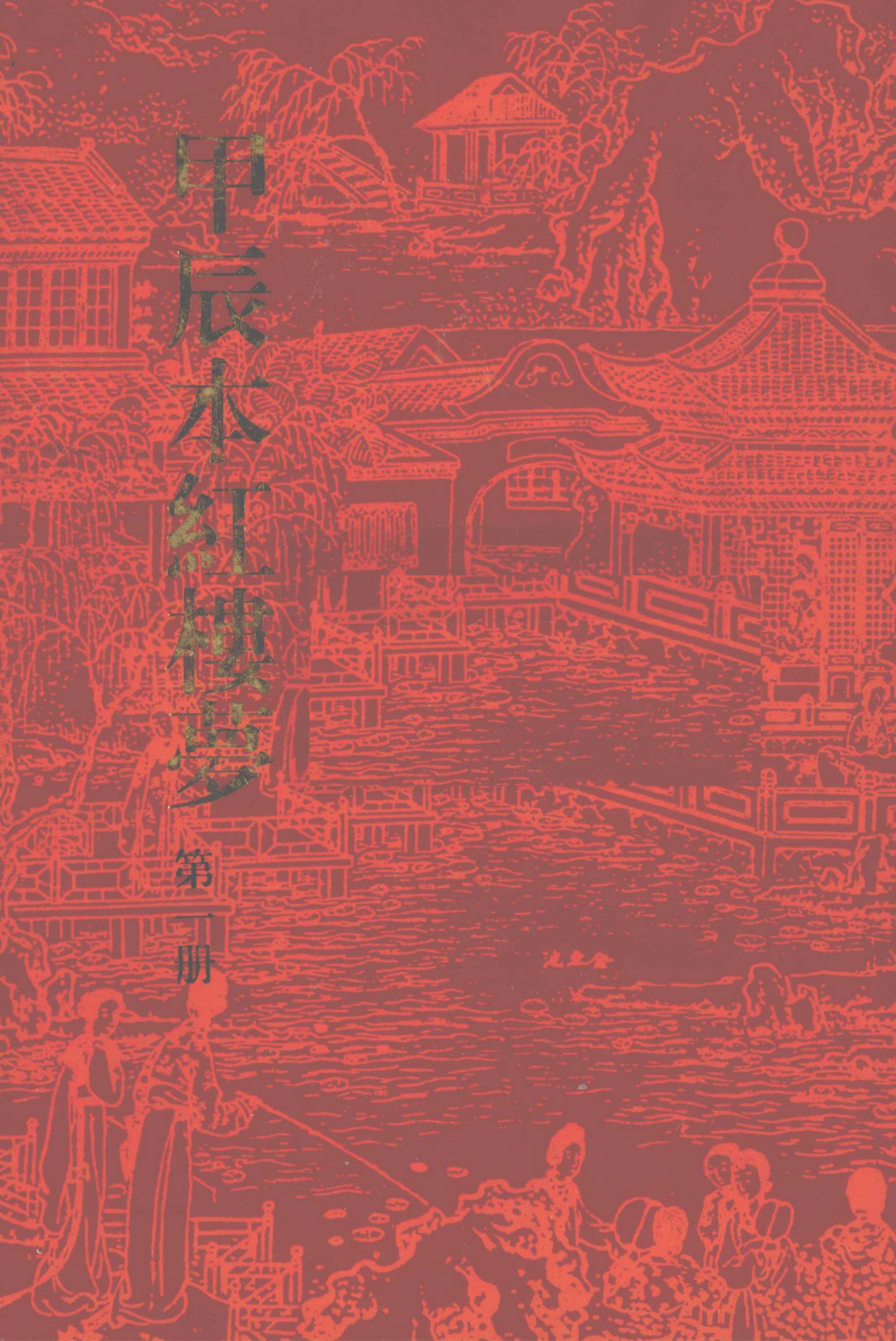




甲辰本紅樓夢

第一冊



〔清〕

曹雪芹

甲辰本紅樓夢

第一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甲辰本紅樓夢 (全四冊) / (清) 曹雪芹著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89. 10 (2006. 5 重印)

ISBN 7-5013-0701-6

I. 甲... II. 曹... III.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 I 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30254 號

責任編輯: 于浩 廖生訓 封面製作: 劉學康

書名 甲辰本紅樓夢 (全四冊)

著者 (清) 曹雪芹著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v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85.75

印數 300

版次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0701-6/K · 74

定價 690 圓

序

馮其庸

一九五三年在山西發現的夢覺主人序本鈔本《紅樓夢》，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本子。此本序言末尾署「甲辰歲菊月中浣」，此序文的書法與此本總目及第一、二兩回和第三回開頭部分的書法，完全是一個人的筆跡，並且此人的筆跡後面還有很多。因此，這個本子的鈔成時間應該就是序文所署明的時間，也即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八七四）。

此本究竟有些什麼特殊意義呢？

一、獨標《紅樓夢》

大家知道，《石頭記》的最初階段，有過很多名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一回有一段文字說：

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在這一段文字裏，說明了《石頭記》初期，一共有《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等五個名字。《紅樓夢》只是其中的一個名字，而且到了乾隆十九年甲戌，還統一了名稱，「仍用《石頭記》」。盡管如此，《紅樓夢》這個名字，也還時時出現。愛新覺羅宗室富察明義在他的《綠煙瑣窗集》（寫本）裏有《題紅樓夢》詩二十首，詩前有題記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

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

此詩寫作時間，據吳恩裕先生考證，是在乾隆二十三、四年，即一七五八或一七五九年前後。據我的推測，此詩寫作時間還應提前，估計應該在乾隆十九年以前^①。在這個詩題和「小叙」裏，都是用的《紅樓夢》這個書名。到了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宗室詩人永忠在他的《延芬室集》裏又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曹雪芹三絕句》三首，這裏用的又是《紅樓夢》的書名。然而，從現在見存的十二種此書的早期鈔本來看，只有四種叫《紅樓夢》，有七種叫《石頭記》，另一種鄭振鐸藏本殘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兩回，則回首題頭叫《石頭記》，版口魚尾上又寫《紅樓夢》。不管怎樣，這十二種傳本，仍以《石頭記》的名字為多。很有可能此書最初階段是《石頭記》《紅樓夢》並稱的，如現存的鄭藏本這種格局，便是一種例子。再有細檢甲戌本正文下雙行小字朱批及眉批、夾批，共有稱《石頭記》的十六處，稱《紅樓夢》的六處。如單查正文下雙行小字批，則《石頭記》《紅樓夢》各有兩處。據研究，甲戌本上正文下留空後填的雙行小字朱筆批，可能是脂硯齋初評的文字，此本上的眉

① 參見拙著《夢邊集》三五一頁。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批和夾批，則可能是重評的文字。那末，如從初評的文字看，《石頭記》《紅樓夢》是相等的，如從再評的文字看，則《石頭記》之名佔壓倒優勢。但無論是初評或再評，都應該看作是《石頭記》的初期的情況。根據以上情況來看，則此書初期的名字，可能就是上述情況，兩個名字都被人們運用，而《石頭記》的名字佔優勢。

那末，什麼時候使這一情況改變的呢？看來，就是從這個夢覺主人序本開始的（以下簡稱「夢序本」）。可不可能在夢序本之前就早已有別的鈔本全稱《紅樓夢》了呢？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何況前面已經分析到明義、永忠等人都曾單稱此書為《紅樓夢》過。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說，真正可信的還是這個夢序本，因為它是至今確實的存在。而明義、永忠等人所舉的本子，具體情況很難確定。因為這部書名字很多，會不會剛好舉了他們所習慣或喜歡的名字，而在他們手上的鈔本，也許仍是兩名或多名並稱的呢？會不會恰如鄭藏本那樣呢？也許真正竟是獨標《紅樓夢》的呢？由於以上種種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我們就無法確定他們所見的本子就只有一種名字叫《紅樓夢》。所以要以實物為証來說，真正獨標《紅樓夢》的，目前要舉最早的本子，還只能舉出這個乾隆四十九年的夢序本來，此外就無可再舉了。至於在這個本子以後而稱《紅樓夢》的，那自然還有多，如舒元煒序己酉本（乾隆五十四年，公元一七八九年），楊繼振藏本即《紅樓夢稿》本，程偉元、高鶚木活字本等等。因為這些本子都在夢序本之後，所以就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了。

那末，獨標《紅樓夢》，究竟有些什麼值得稱道的呢？

一、從《紅樓夢》本身的歷史來說，它是從《石頭記》到《紅樓夢》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此以前，此書的名字主要是《石頭記》，從這部夢序本開始，以後此書的名字就主要是《紅樓夢》了。

二、從《紅樓夢》這個名字來說，它比《石頭記》的名字，要富於內涵和引人注目一些。《石頭

記》這個名字，在經過了明代人的這個「記」那個「記」的種種傳奇以後，使人感到有點眼熟，不那麼新鮮奪目。

三、這兩個名字的關係，我曾經說過，《石頭記》是名，《紅樓夢》是字，字是表名的，所以它對名有點解釋的作用。因此它比《石頭記》要更具體、更有內涵些。

這並不是要說《石頭記》這個名字好還是《紅樓夢》這個名字好，名和字是一體的，互為表裏的，不存在好壞問題，只存在功能問題。

由於《紅樓夢》這個「字」較富於內涵，較有吸引力，所以這個「字」就代替「名」而風行天下了。時至今日，《紅樓夢》這個名字，幾乎可以說是「紅」遍全世界了。但如果要是說《石頭記》，可能知道的人就要少一些，這與曹雪芹名露，雪芹是他的字，但他却以雪芹這個字風行天下，知道曹露這個名字的，肯定要少一些一樣。

對於《紅樓夢》這部書來說，至今風行全國和全世界的畢竟是《紅樓夢》這個名字，那末，追本溯源，它的最早以此名行世的本子，其意義當然非比尋常了。

二、保存了脂本的某些原貌和文字

夢序本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保存了脂本的某些原貌和文字。我們目前雖然還擁有十多種早期鈔本的《石頭記》或《紅樓夢》，但是它們並沒有能完整地保存原本的鈔寫款式，它們只是在不同程度保存了某些原本的款式；它們的文字，有些本子雖然未經人有意識地刪改，但却免不了有相當數量的鈔錯和鈔漏。因此，對於研究者來說，愈多接近脂本的早期鈔本，就愈有利於我們認識

脂本原本的面貌和文字。對於整理《紅樓夢》這個本子，也同樣是愈多早期鈔本愈好，因為它有利於互相比較和作文字上的對校。從這一角度來說，這個夢序本，同樣也有它的十分珍貴的價值。

例如《石頭記》的開頭第一回，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鈔寫款式？甲戌本第一回開頭第一句，就是「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在這之前，却是各本皆無的一篇「凡例」。但是庚辰本的第一回開頭第一句，却是：「此開卷第一回也。」以下便是長長的兩段序言式或自白式的文字，而「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這一個甲戌本的第一回開頭，却是緊接在「亦是此書立意本旨」這句話之後，根本沒有另行抬頭。那末此書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開頭呢？是「列位看官」那裏算全書的正式開頭呢？還是像庚辰本那樣「此開卷第一回也」就是此書的正文的開頭呢？特別要指出的是，目前所有的早期鈔本，除甲戌本和這個夢序本外，其餘如庚辰、己卯、戚序、蒙府、戚寧、夢稿、舒序、列藏、程甲、程乙乃至於後來的評點本，統統都是從「此開卷第一回也」開頭的，所以過去讀《紅樓夢》，從來沒有想到此書應從哪一句開頭的問題。現在就是這個夢序本，却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款式。這個夢序本第一回的款式是：「第一行頂格寫『紅樓夢』三字，第二行低一格寫『第一回』三字，第三行低二格寫回目。第四行低一格寫『此開卷第一回也』這段文字，直到『故曰假語村言云云』止（本段開頭的『此』字與右邊『第一回』的『第』字齊）。然後另行低一格寫『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這一小段，直到『此書立意本旨』為止。『此開卷第一回也』和『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兩段，都較正文低一格，然後是頂格寫『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這樣一來，就十分清楚了，正文是從「列位看官」句開始的，它的鈔寫款式是頂格寫的。正文前的兩段低一格寫的文字，是第一回的回前總評。這種款式，正好與甲戌本的第二、六、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各回的回前回後總評的款式相同。反過來，從夢序本第一回回前評的款式，又可證明甲戌本

「凡例」第五條「此開卷第一回也」云云，原本確是脂評第一回的回前評，「凡例」的編寫者硬把這段文字移過去充作「凡例」的第五條，以致破壞了甲戌本脂評的款式，弄得這個號稱「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本子，開頭第一回就沒有了回前總評。現在幸虧這個夢序本，保存了脂本原來的款式，因而使人們得以確切地認識《紅樓夢》的正文開頭，是從「列位看官」句開始，而「此開卷第一回也」這兩段文字，是脂硯齋所作的第一回的回前總評。

在《石頭記》的鈔本中，有數處評語與正文混淆難分的，但在這個夢序本中，却與別本不一樣，別本作正文的，此本却明確地作評語鈔錄成雙行小字，例如第三回庚辰本第五十四頁第一行「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之下，有「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一句。庚辰本是作為正文連上句一起書寫下來的，其餘各本無不如此，甲戌本上還在此句旁加了一段朱筆批：「書中目目太繁，故明注一筆，使觀者省眼。」更顯得此句應是正文。但在這個夢序本裏，此句却是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與正文有明顯的區別。再如庚辰本第十七至十八回，第三八一頁末行，在正文「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之下，有一大段文字：

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携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經的為是。

這一大段文字，在庚辰本裏全是正文書寫，其餘各本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庚辰本上，有朱筆眉批云：「忽用石兄自語截住，是何筆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絕。是閱歷來諸小說中有如此章法

乎？」

在前引這段文字『且說正經的爲是』之下，又有墨筆雙行批語：

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又戚本在『此時』這段文字以下，亦有如庚辰本墨筆雙行小字批語的文字。據以上各點來看，此段文字當屬正文，似無可疑。

對待這段文字唯一不同的看法，是庚辰本在『此時自己回想』這句的『此』字上，加了一道墨筆橫劃，以與上句隔斷，在眉端又加墨筆批云：

此時句以下一段，似應作注，其作省親賦之說，或以訛作訛不可知。

綺園

然而，就是這個夢序本，却與衆不同，這段文字，也作雙行小字批鈔寫，界線十分明確。再有庚辰本同回在前述這段文字的後面，在正文『明現着夢汀花淑四字』以下，有一大段文字：

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爲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

這段文字，庚辰本是完全作爲正文鈔寫的，並且還有正文下雙行小字墨筆批語，在其他各本也是如此。但在夢序本裏，却是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語，文字則作了少量的刪簡。上述三段文字，究竟是庚辰本等把批語誤作正文呢？還是夢序本把正文誤作批語呢？這就值得進一步探討。夢序本的價值是在於對這三段歷來有疑議的文字，直接提供了一個新的款式，這個款式，無疑是符合『綺園』

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

其實，這上面兩段話，就是對那兩句聯語的確切解釋。上句既然叫「似蹙非蹙」，下句自然應該是「似泣非泣」。按：蹙，緊迫也，引申作「緊聚」，王觀《卜算子》：「山如眉峰聚」，此「聚」字即「蹙」之意。又《孟子·梁惠王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按：「蹙頰」，皺眉也。寶玉說：「況這妹妹眉尖若蹙。」蹙，亦作「憾」，憂愁、悲傷貌。《書·盤庚上》：「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眉尖若蹙，是憂愁、悲傷的樣子。何況寶玉正是給她取了「顰顰」這個表字。按：顰，皺眉也。《晉書·戴逵傳》：「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上面這些意思，正好注釋了「似蹙非蹙」四個字，再加上「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幾句，不是這個「似蹙非蹙」就十分形象化了嗎？理解了這一句，那末，下句自然就只能是「似泣非泣」了，因為下句是上句的呼應。試想如果把「淚光點點」與「似喜非喜」連起來，怎麼能連得上呢？怎麼能成為呼應呢？接着還應解決的是究竟是「含露目」還是「含情目」的問題。這毫無疑義，應該是「含露目」。因為上句是「眉對目」，這上下各三個字，對得十分貼切。「眉對含」，「烟對露」，「眉對目」，如果中間是個「情」字，就無法相對了。而且因為是「似泣非泣」所以才「含露」，「露」也就是寶玉眼中的「淚光點點」。經過這樣疏解以後，這兩句話確實應該承認以列藏本最為正確無誤了。然後，以此作為標準，可以看到這兩句的文字，夢序本實際上與甲戌本相同。由此可見此本的一部分文字確是早期脂本的遺文（指其中未被後人改動部分）。雖然有部分文字已被改易了，但其未被改易的部分，仍是極為可貴的。

三、夢序本的改文

前面說過，夢序本的文字有一部分是經人刪改過的，而且所佔的份量並不太小。這裏還要指出，在這許多刪改的文字裏，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程高本相同的文字，另一類是與程高本不同，但也不同於脂本的文字，爲了使大家能具體地看到這種情況，特選取部分文字，用表格排列，以顯示庚辰（作爲對照的底本）、夢序、程甲三本的異同：

《石頭記》第一回庚辰、夢序、程甲三本部分文字對照表①

庚	或	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鈔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夢	技	家
程	善（亦	能）縱（然）（也算不得一種奇書）（果然）
庚	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	
夢	吾也	吾號
程	我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	（的名色）（添）（難）

① 表內符號：

〔〕表示增加的文字，（）表示刪去的文字，（）表示改動的文字。表內文字，均與庚辰本作對照。

夢	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
程	涉淫濫在作者 （一） 捏 （一）
庚	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
夢	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人在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
程	，，，（添）（小）人撥亂其間（戲）（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
庚	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
夢	也之乎字樣數陳滿紙故逐一看去易生厭忌竟不如我半世親聞親見的這
程	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易急）見聞

我從庚辰本第一回裏選取了十行，即從第六頁第八行起，到第七頁第七行止，以與這個夢序本和程甲本作對照，舉凡夢序本改動脂本文字及程本襲取夢序本的情況以及程本異於夢序本、夢序本異於脂、程兩本的地方，大致都可以看到一些梗概。但是這裏要說明的是，這十行文字的對照，只能是一個梗概。因為從全書來說，夢序本改動脂本文字及程本襲取夢序本的文字，極不平衡，有些地方，夢序本改動脂本文字較多，有些地方程本完全同於夢序本，凡是這種情況，就不可能在這十行文字中一齊得到反映。特別還要指出的是，上述表格中的文字，顯然可以看到，有些句子，夢序本對脂本故意作了前後的顛倒，程本對夢序本有時也有這種情況。凡是這種改動和故意將原本文字作前後顛倒，我認為都是沒有意義的，都是對曹雪芹原著的一種破壞。但所幸這個夢序本，一是在破壞之餘，還保存了脂本原文的部分面貌，有的甚至其他各本都已不存原貌了。唯獨這個本子還獨留真

面（如前所論），這就是很難得的了。另一方面，我們過去讀程本的時候，只知道這種刪改是從程本開始的。自從有了這個夢序本，就確切知道這種大量的刪改原文，在程本之前就早已有了，至於是不是可以說是從這個夢序本開始的，也還很難說，因為大家知道，戚序本、蒙府本就早已做過文字上的整齊劃一和補苴罅漏的工作了，只不過它的改動面較小而已。

這裏還要指出，夢序本裏，也有補寫的文字。大家知道，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是一回未寫完的文字，在此回『前身色相總無成』句上，有朱筆批語：『此後破失俟再補。』在寶釵詩謎的末尾，有墨批：『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所以這回文字是殘稿是不容懷疑的，現將這回末尾殘缺的情形，照原文鈔錄如下：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遊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風）怨別離。（此探春遠適之識也，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道：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不聽菱歌聽佛經。莫道此身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此惜春為尼之識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暫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携兩袖烟。琴邊衾裏總無緣。曉籌不用人難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這就是庚辰本二十二回末尾殘存的大概面貌。但是這個殘存面貌，在蒙府本、戚序本裏首先就消失